

臺灣文獻史料叢刊——第八輯

臺 島

灣

噫

詩

乘 詩

(合訂本)

臺灣大通書局印行

臺灣文獻史料叢刊

第八輯

臺灣詩乘
噫詩

(合訂本)

臺灣大通書局印行

臺灣文獻叢刊第六四種

臺灣詩乘

連橫

蘇序

連子既成「臺灣通史」之三年，益以其間撰爲「臺灣詩乘」一書。書成，屬序於余。余惟詩之存亡，豈不重視其人哉？遜清三百年間，前後稱詩者衆矣。自漁洋、秋谷、愚山、初白諸子以來，各家流派，雖互有得失，然風騷壇坫，迭爲主盟；獨臺灣以邊陲僻處，遠介東壘，卒未獲左旗右鼓，馳騁中原，以爭黃池一日之長。間有寓賢、名宦如沈斯庵、唐徵卿輩所謂「福臺新詠」、「斐亭詩畸」者，曾幾何時而聲銷采匿，幾幾乎與太液之波、昆明之灰同歸闕寂也。蓋風氣之所塞，壤地之所困，才力之所絀，實無人焉爲之表彰而羽儀之。詩之亡，匪自今日始也。

連子以抑塞磊落之才，丁否阨流離之會，間嘗涉江踰河，弔舊都，歌易水，北至滎陽、山海關外，所過山川都邑之沿革，聲華文物之盛衰，激昂豪宕，一寓於詩。連子之詩姑勿論，獨念連子崛起榛蕪，慨然以表彰羽儀之功引爲己任，卒使沉淵之珠騰於赤水、埋幽之劍煥於豐城，炳炳琅琅，於今爲烈。意者天殆欲昌明詩教於邊陲僻處之區，而特以表彰羽儀之功歸我連子也！往者顧俠君選元詩，夢古衣冠來拜者數百人；王德甫撰「湖海詩傳」成，同時有捧書飲泣者。蓋詩文之道，感乎幽明。異日此編一出，風行

海內，方且左旗右鼓，馳驟中原，以爭黃池一日之長。微我連子，其誰屬乎？然則連子表彰羽儀之功，顧不偉歟！顧不偉歟！

壬戌冬節，晉江蘇鏡潭菱槎甫序於淡江寓廬。

自序

「臺灣通史」既刊之後，乃集古今之詩，刺其有繫臺灣者編而次之，名曰「詩乘」。子輿有言，王者之迹熄而詩亡，詩亡然後「春秋」作。是詩則史也，史則詩也。余撰此編，亦本斯意。

夫臺灣固無史也，又無詩也。臺爲海上荒土，我先民入而拓之，以長育子姓，艱難締造之功多，而優遊歌舞之事少；我臺灣之無詩者，時也，亦勢也。明社既屋，漢族流離，瞻顧神州，黯然無色，而我延平郡王以一成旅，志切中興，我先民之奔走疏附者漸忠勵義，共麾天戈，同仇敵愾之心堅，而迄雅揚風之意薄；我臺灣之無詩者，時也，亦勢也。清人奄有，文事漸興，士趣科名，家傳制藝，二三俊秀始以詩鳴，遊宦寓公亦多吟詠，重以輿圖易色，民氣飄搖，侘傺不平，悲歌慷慨，發揚蹈厲，凌轢前人；臺灣之詩今日之盛者，時也，亦勢也。

然而余之所感者則無史。無史之痛，余已言之。十稔以來，孜孜矻矻，以事「通史」；又以餘暇而成「詩乘」。則余亦可稍慰矣。然而經營慘澹之中，尙有璀璨陸離之望。是詩是史，可興可群。讀此編者，其亦有感於變風、變雅之會也歟！

辛酉花朝，臺南連橫序於臺北大遯山房。

題詞

遺山野史少陵詩，今日於君並見之。千古才人一枝筆，相憐傳世總傷時。
難得知書有細君，十年相伴助文情。從來修史無茲福，半臂虛誇宋子京。
掌故搜羅三百年，幾多佳句集毫顛。任公尚有游臺稿，好採遺珠續後編。
鹿耳鯤身壯海東，延平劍氣尙磨空。不須更寫滄桑感，還我河山指顧中。
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，吳興陳其采題。

臺灣詩乘卷一

臺灣連 橫撰

臺灣爲海上荒土，我延平郡王入而拓之，以保存漢族；宏功偉績，震曜坤輿，具載「臺灣通史」。聞王克臺後，頗事吟詠，而不留隻字。豈當玄黃之際，王之子孫闕而不發歟？余從各處搜羅，僅得一首，爲登峴石山；是爲北征之時，師次京口所作。詩曰：「黃葉古祠裏，秋風寒殿開。沉沉松柏老，冥冥鳥飛迴。碑碣空埋地，庭階盡雜苔。此地到人少，塵世轉堪哀！」

延平郡王之詩，既載之矣，嗣有友人傳示一首，爲王手書，現存平戶某所；惜不知其題目，似爲遊覽之作。詩曰：「破屋荒畦趁水灣，行人漸少鳥聲閒。偶迷沙路曾來處，始踏苔巖常望山。樵戶秋深知露冷，僧扉晝靜任雲關。霜林獨愛新紅好，更入風泉亂壑間。」

平戶在日本肥前國，與長崎隔帶水，有千里濱，延平降誕之地也。清嘉慶元年壬子（按嘉慶元年爲丙辰，壬子係乾隆五十七年；經查原稿，確係壬子）冬十二月，藩主松浦乾齋公命建慶誕芳縱碑，葉山高行撰文，多賀嘉彰書冊，而自係銘。碑高可丈餘；旁

有椎，幹老葉茂，聞爲延平幼時所植，至今實之。

臺灣之名始於明季，而澎湖見於隋代。及唐中葉，施肩吾始率其族居此。肩吾，汾水人，元和中舉進士，隱居不仕，有詩行世。其題澎湖云：「腥臊海邊多鬼市，島夷居處無鄉里。黑皮年少學採珠，手把生犀照鹹水」。是此居民尙爲島夷，故有「黑皮年少」之語。然澎湖之有華人，遠在秦、漢之際。或曰：楚滅越，越之子孫遷於閩，流落海上，或居於澎湖。是華人之來也已久，惟不見於載籍爾。

有明之末，海氛不靖，閩、粵戒嚴。天啓二年，荷人再乞互市，明廷不許，遂據澎湖。四年春，福建巡撫南居益遣總兵俞咨皋討之，荷人大敗，擒其將高文律，斬之以殉。八月，荷人請和，乃去澎湖而入臺灣。是時居益至廈門，調集水師，籌軍務，故有視師中左所之詩。中左所者，廈門也。詩曰：「寥廓閩天際，縱橫島嶼微。長風吹浪立，片雨挾潮飛。半夜防維幟，中流謹衲衣。聽雞頻起舞，萬里待揚威」。其二：「一區精衛土，孤戍海南邊。潮湧三軍氣，雲蒸萬竈煙。有山堪砥柱，無地足屯田。貔虎聊防汎，蛟龍藉穩眠」。此詩第一首僅言駐廈用兵之事，而第二首則言澎湖之險要。「有山」、「無地」兩句，可作一篇防海論。

沈斯庵太僕以永曆三年入臺，時臺爲荷人所據，受一廛以居，極旅人之困，弗恤也。及延平至，待以賓禮。清軍得臺後，卒於諸羅。斯庵名光文，字文開，浙之鄞人也；居臺三十餘年。自荷蘭以至鄭氏三世盛衰，皆目擊其事。著書甚多，臺灣文獻推爲初祖；然書已散佚。余搜輯其詩，僅得六十有九首，編爲一卷，列於「臺灣詩存」。

憶感云：『暫將一葦向東溟，來往隨波總未寧。忽見游雲歸別塢，又看飛雁落前汀。夢中尚有嬌兒女，燈下惟餘瘦影形。苦趣不堪重記憶，臨晨獨眺遠山青』。

慨賦云：『憶自南來征邁移，催人頭白強扶持。樂同泌水風何冷，飲學秋蟬露不時。最辛家貧眠亦慙，堪憐歲熟我仍飢。仰天自笑渾無策，欲向西山問伯夷』。

斯庵有己亥除夕之詩。己亥永曆十三年，荷蘭尙據臺灣，則其困乏尤可知矣。詩曰：『年年送窮窮愈留，今年不送窮且羞。窮亦知羞窮自去，明朝恰與新年遇。贈我椒尊屬故交，頻頻推解爲同胞。客路相依十四載，明年此日知何在。修門遙遙路難通，古來擊楫更誰同。也憐窳空嗟無告，猶欲堅持冰雪操。爆竹聲喧似故鄉，繁華滿目總堪傷。起去看天天未曉，雞聲一唱殘年了』。

永曆十五年，延平克臺灣，中士士大夫多從之至。聞斯庵在，大喜，各以相見爲幸。故其集中頗有唱酬之作。如謝王愧兩司馬見贈云：『廿載仰鴻名，南來幸識荆。忘機同海客，尊義締寒盟。霖雨時思切，東山望不輕。流離誰似我，周急藉先生』。盧司馬

惠朱暮賦謝云：『隔城遙望處，秋水正依依。煮石煙猶冷，乘桴人未歸。調饑思飽德，同餓喜分薇。舊事縈懷抱（司馬昔爲我郡兵憲），于今更不違』。齊价人旋禾，未及言別，茲承柬寄，欣相云：『忽帶青雲去，惟將逸韻留。剡舟知待雪，陶徑已辭秋。風足高山水，光原燦斗牛。瑤華承寄問，多病獲新瘳』。按王司馬字長孺，號愧兩，福建惠安人，官至兵部右侍郎，後卒於臺。盧司馬名若騰，字閑之，號牧洲，福建同安人，官至兵部尙書，後卒於澎。而齊价人未詳。

斯庵又有別顧南金、洪七峰二詩，亦同客臺灣者。南金，浙江黃巖人，曾任江南糧儲道，駐京口，延平北伐之時來歸，遷之臺灣。七峰疑洪旭之族人；旭字九峰，同安人，爲延平部將。

別顧南金云：『明知苦節却艱貞，九載相憐藉友聲。邱壑有懷推老大，色言欲避笑愚生。入山地近區南北（南金移居南路），此日情深勝弟兄。安得時時慰依傍，長如鷺鷥得隨行』。

別洪七峰云：『鷺島初來便識君，東山又共學耕耘。髮膚無恙悲徒老，著述方成悔欲焚。忽作閒心同倦鳥，俄焉長揖別高雲。從今只合言於野，理亂都將置不聞』。

野史載延平薨，子經嗣，頗改父之臣與政。斯庵作賦有所諷。或譖之，乃變服爲僧，逃入羅漢門山中。或以言解之於經，乃免。斯庵集中有山居八首，當作於是時也。詩

曰：

「戰攻人世界，隱我入山間。且作耽詩癖，誰云運甕閒。松杉生遠影，風雨隔前灣。天路遙看近，歸雲共鶴還。」

「生平未了志，每每託逃禪。不遂清時適，聊耽野趣偏。遠鐘留夜月，寒雨靜江天。拯渙方乘木，才弘利涉川。」

「念此朝宗義，孤衷每鬱寥。未能支厦屋，祇可託漁樵。冀作雲中鶴，來聽海上潮。長安難得去，不是爲途遙。」

「已當天末處，地亦近南交。欲雨虛帷潤，無家壯志拋。桐看幾落葉，燕記屢營巢。正作還鄉夢，虛窓竹亂敲。」

「只說暫來爾，淹留可奈何。驅羊勞化石，返舍擬揮戈。我恥周旋倦，人言厭惡多。旅途宜自惜，慨以當長歌。」

「雲間長抱石，鷗夢淺依沙。山靜能容客，潮流直到家。苟全徒倚便，小隱困窮加。不識春風面，何人問落花？」

「餓已千秋久，人堪飯首陽。苦憂徒反側，無事笑徜徉。慨想風雲合，迴思雨露長。祇今空寂寞，能不戀滄浪？」

「長松不可俯，遠視立亭亭。月色來窓曙，山光到海青。荒村餘古意，老鶴愛修翎。」

。正發臨池興，憂來筆又停』。

斯庵又有感懷八首，亦是時之作。詩曰：

『未伸靖節志，居此積憂忡。退避依麋侶，流離傍蜃宮。身閒因性懶，我拙任人工。島上風威厲，衾寒夢未終』。

『採薇思往事，千古仰高蹤。放棄成吾逸，逢迎自昔慵。花枯邀雨潤，山險倩雲封。卽此煙霞外，心清聽晚鐘』。

『不改棲遲趣，偏因詩酒降。晨風搖遠樹，夜月照寒缸。地靜長留古，心幽豈逐尨。興來懷友處，結韻老梅椿』。

『蓬蒿長仲蔚，卜亦賣成都。獨釣月千尺，分耕雲半區。樂饑水有泌，行乞市非吳。但是棲依者，相從莫問途』。

『朋來閒話舊，感歎到斜曛。聯袂招新月，分途送暮雲。梅寒搖夢影，筆凍冷花紋。興倦登樓矣，依劉今未聞』。

『往事平生恨，株牽且俟河。觸藩誰遣觸，磨竭命先磨。海嶼薇原少，天南雁不過。支扉當夜靜，霜月影婆娑』。

『南來積歲月，又看荔將花。志欲希前輩，時方重北衙。隱心隨倦羽，寒夢繞歸槎。忽覺疑仙去，新嘗蒙頂茶』。

「忽爾春將半，居諸不肯停。新詩縈雪夢，愁思入寒局。同調字聲氣，時賢重典型。敞廬依大武，遙接數峰青」。

按大武巒在今嘉義之東二十里。

斯庵又有思歸之詩；以第六首結句觀之，則居臺已十年矣。中原易主，故國久墟，又何必作歸計哉！詩曰：

「歲歲思歸思不窮，泣歧無路更誰同。蟬鳴吸露高難飽，鶴去凌霄路自空。青海濤奔花浪雪，尚隨夜動葉梢風。待看塞雁南飛至，問訊還應過越東」。

「颯颯風聲到竹窓，客途秋思更難降。霜飛北岸天分界，日照家園晚渡江。蓬島無微增餓色，閒庭有菊映新紅。夜深尋友沿溪去，怕叩柴門驚吠龍」。

「我貴何妨知我希，秋山閒看倚荆扉。濤聲細細松間落，雪影搖搖荻上飛。詩瘦自憐同骨瘦，身微却喜共名微。家鄉昔日太平事，晚稻香新紫蟹肥」。

「潮水始從天外來，澄光一片隱樓臺。東山與懶藏游屐，栗里花殘覆酒杯。熟慣窮愁詩債遠，久安寂寞道心開。洗心欲挽河猶遠，利涉當前藉大才」。

「不飛霜色到疏林，蘆雪楓丹秋已深。民習耕漁因土瘠，天留風月絕塵侵。山容漸老添詩料，海氣凝寒動客心。締綌自看還敝甚，無衣空搗月明砧」。

「山空客睡欲厭厭，可奈愁思夢裏添。竹和風聲幽戛籟，桐篩月影靜穿簾。暫言放

浪樵漁共，久作栖遲貧病兼。故國霜華渾不見，海秋已過十年淹。

鄞縣張蒼水尙書曾與延平郡王北伐，招撫江西，敗後入海，嗣與王同定臺灣。及見王無西意，遺詩諒之。有『中原方逐鹿，何暇問虹梁』；王一笑而已。無何王薨，子經嗣，益鬱鬱不樂，遂散舊部，隱於浙江海上，爲清吏所得，慷慨授命；事載「臺灣通史」。尙書名煌言，字玄著，工詩文，善治兵，延平禮之。

余撰「臺灣通史」之時，係據「南雷文定」；後閱「鮎埼亭文集」，則蒼水固非隱於西湖，而遁於定海之懸嶼，其墓在杭州南屏山麓。余又得其全集，有「奇零草」四卷，徐關公中丞在廈序之；則蒼水之詩固在，且多關臺灣及鄭氏軍事，爲錄一卷，存於「臺灣叢書」。

蒼水有感懷兼悼延平王云：『擬將威斗却居延，捧讀珠槃事渺然。龍鬪幾人開貝闕，鶴歸何處問芝田？引弓候月爭相賀，掛劍寒雲祇自憐。想到赤符重耀日，九原還起聽鈞天。』

「南雷文定」所載『中原方逐鹿，何暇問虹梁』之句，余讀「奇零草」，爲蒼水送羅子木之臺灣之詩，而非寄延平也；且事亦有異。子木名綸，以字行，一作自牧，應天溧陽人，年少有奇氣，蒼水見而器之，欲留軍中，不可；既而其父爲清兵所執，誓復讎，

遂從蒼水，爲參軍，同患難。時延平伐臺灣，荷人嬰城守，數月未下，蒼水在廈命子木致書延平，勸其罷兵，移師西指，再圖中原，延平不從，故其詩曰：『中原方逐鹿，何暇問虹梁。欲攬南溟勝，聊隨北雁翔。餐帆天外落，蝦島水中央。應笑清河客，輸君是望洋』。其二：『羽書經歲杳，猶說袞衣東。此莫非王土，胡爲用遠攻？圍師原將略，墨守亦夷風。別有蕩蕩見，廻戈定犬戎』。

蒼水既遣羅子木赴東都，並遺書於王司馬忠孝、沈御史佺期、徐中丞孚遠，皆在延平軍中，請其同勸延平，移師西指。而延平以臺灣初定，休兵養士，不遑兼顧。蒼水有得故人書至自臺灣之詩，則王、沈諸公之復書也。詩曰：『炎洲東望伏波船，海燕啣來五色箋。聞有象芸芝亦地，愁無雁度荻蘆天。抽簪身自逋臣幸，棄杖誰應夸父憐。祇恐幼安肥遯老，藜床皂帽亦徒然』。

『杞憂天墜屬誰支，九鼎如何繫一絲？龍柱斷來新氣象，蜃樓留得漢威儀。故人尙感蹇裳夢，老馬難忘伏櫪時。寄語避秦島上客，衣冠黃綺總堪疑』。

蒼水集中有感事四首，則指延平經營臺灣也。詩曰：『箕子明夷後，還從徼外居。端然殊宋恪，終莫說殷墟。青海浮天濶，黃山列地虛。豈應千載下，摹擬到扶餘』。

『聞說扶桑國，依稀弱水東。人皆傳燕說，地亦闢蠶叢。篳路曾無異，桃源恐不同。鯨波萬里外，儻是大王風』。

『田橫嘗避漢，徐福亦逃秦。試問三千女，何如五百人？槎歸應有恨，劍在豈無嗔。慚愧荆蠻長，空文采藥身』。

『古曾稱白狄，今乃紀紅夷。蠻觸誰相鬪，雌雄未可知。鳩居粗得計，蜃市轉生疑。獨惜炎洲路，春來斷子規』。

張蒼水在廈之時，與徐闇公、盧牧洲、王愧兩、沈復齋諸公相唱和，故其集中頗有贈答之什，而闇公亦有送張宮保北伐、挽張宮保之詩；是其道義之交，寓於辭藻，固不以死生易節也。蒼水之作，爲錄於後。

贈徐闇公年丈云：『王謝風流誰更傳，雄文廿載國門懸。胡床高據談經日，漢室初徵射策年。每擬珊瑚爲架筆，雅聞纓組更當筵。豈知把臂蓬壺外，江左衣冠傲昔賢』。

『竹箭東南橫得名，飛來龍劍却爭鳴。誰云四海同科第？自是中原一社盟。懸楊君應稱快事，乘槎我亦歎勞生。他年若遂葦鱸興，擬共山陰道上行』。

『吾道滄洲任所遭，豈因標榜得名高。重逢尙握蘇卿節，久別誰彈鍾子操。明日開尊皆勝侶，春風入座似醇醪。偉長未便從軍老，已羨文章晚更豪』。

華亭徐闇公中丞孚遠，少與夏允彝、陳子龍結幾社，以道義文章名於時，後以左僉都御史從魯王至廈門，延平客之。初，延平在南京國學，嘗欲學詩於闇公，以是尤加禮